

影视剧
筹拍中

收录全新
万字番外

老爷有喜2

我这一生，
实在是太招摇了！
五夫临门也就罢了，
竟还招惹第六人……

LAOYE
YOU
XI

随宇而安

著

随宇而安【经典再版】
搞笑温馨又带点伤感的女尊言情！

此生契阔，与子成说，
此后再无生离，唯有死别。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我这一生，
实在是太招摇了，
五夫临门也就罢了，
竟还招惹第六人……

老爷有喜

LAOYE
YOU
XI

著
随宇而安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爷有喜. 2 / 随宇而安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500-2929-3

I. ①老… II. ①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4435号

老爷有喜2

随宇而安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王俊琴 辛蔚萍
特约编辑	廖晓霞
装帧设计	Insect
封面绘制	容 境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wjy0791@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79千字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929-3
定 价	36.8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31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李莹玉语：我
这人五音不全，荒
腔走板，所以一会
儿不靠谱，一会儿
不着调……

——题记



LAOYE
YOU
XI



有爱的青春陪伴者



第一章..... 001
我这一生，实在是太招摇了

第二章..... 022
他既不是沈大人了，我便不当那个公主了

第三章..... 039
只有沈东篱

第四章..... 064
二哥，原来你也别扭啊

第五章..... 082
议和可以，要沈东篱和亲

第六章..... 103
其实我没得选，我们都没得选

第七章..... 115
帮我守护这片江山

第八章..... 138
凭什么要我当女皇

第九章..... 155
我一直是个小心眼的人

第十章..... 171
南疆有沈东篱，北疆，由我来替你守

第十一章..... 197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第十二章..... 216
我怎么忍心让你陪我一起死

第十三章..... 236
李莹玉，喜欢陶清

第十四章..... 250
老爷这辈子，值了.....

番外一..... 273
红豆

番外二..... 278
鸳鸯蝴蝶梦

目
录



LAOYE
YOU
XI

第一章

我这一生，实在是太招摇了



我叫李莹玉。

其实我原本不应姓李，应姓刘。在陈国，子女通常是随父母之中权力地位更高的那个人姓。我父姓李，母姓刘，或许无须多说，这已经解释了很多问题。

我是一个擅长逃避的人，或者说好听点，是个擅长让自己快乐的人，怎么快乐怎么活着。对于两天前的我来说，忘记刘澈，忘记帝都的一切就是快乐，但是燕离的离开或许唤醒了心底的记忆，两相权衡之下，想起快乐的事，也一并回忆起了不怎么美好的往事。

我和阿澈的关系有些复杂。

他的父亲是我母亲的弟弟，我的父亲是他母亲的哥哥，我长他一岁，论理他该叫我一声“表姐”。我母亲病逝后，他父亲继承了皇位。给你一分钟时间理清其中关系，然后我们继续回忆不太美好的往事。

突然想起曾经向我推销《如来神掌》的那个神棍，其实他的话也不全然是假的，比如他说我有王者之相。如果当年没有人从中作梗的话，那么我即便不是陈国女皇，也该是储君了。

我母亲是陈国第十七任女皇，十三岁那年遇到了我父亲李岚，从此眼里心里再也容不下其他人了。母亲说因为遇到了那个人，所

以其他人再好，也是将就。她是个很骄傲的人，决绝、果断，力排众议立了我父亲为凤君，尽管他只是一个地位卑下的乐师。

阿澈说爱我，就像他父亲深爱我母亲，其实还是有些差别。他是我的表弟，而皇叔，却和我母亲是双生姐弟，尽管他们长得一点都不像。皇叔肖母清俊儒雅，母后肖父杀伐决断。据说，我的眉眼像极了母亲，却也依稀可辨父亲的秀雅容貌。阿澈和皇叔有六分相似，这也是他不得宠的原因。皇叔那人，眼里心里，只看得到与我母亲相像的人。

我想，皇叔还是挺可怜的，他深深爱着一个不能爱，注定了不会有回应的人，只能到处搜集她的影子。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当年他第一次见到我会那么失态，后来又对我百般照顾，因为在这世上，不会有比我更像她的人了。这不只是容貌，还有血缘。

依然记得十五岁那年，皇叔巡视国子监，我第一次面圣，他很是惊喜地牵着我的手，问了我许多话，还赏赐了我许多珍宝，着实将我吓了一跳。那之后三番五次地召见，终于引起了皇后的注意，再加上太子可能是脑子让门夹了，莫名其妙跑到宫里跟皇叔说，他要立我为太子妃——我发誓自己从未给过他任何可能性暗示。皇叔估计也想接我进宫，没想到让太子抢了先，如果他再开口，就会被人说跟儿子抢女人。这让他很是恼怒，斥责了太子不务正业等，便罚太子禁闭三个月。

我偷听到这个消息时，虽然仍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不知道皇帝是我亲叔，但无论是皇帝还是太子，都不是我想招惹的人，那时我的心里只有师父一人。左思右想，当日我便决定先下手为强，跟师父把饭煮了，然后又溜烟跑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我这一生，实在是太招摇过市了！

暗门的人，一拨要抓我，一拨要杀我，从乔羽透露的信息来看，暗门直属陈国第一家庭，也就是皇帝、皇后、太子三人，要抓

我的是太子，那要杀我的，便是帝后之一。

彼时，我认定是皇后派人杀我，因为我不但“勾引”了她的丈夫，还“勾引”了她的儿子，闹得父子反目，太子地位岌岌可危——生生一个无盐祸水！到了帝都一打听，才知道事情远非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若只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怎么可能会震动朝纲，师父堂堂丞相被软禁宫中，连太子都不得随意行走。

夜里潜入墨惟府上，方才知，他是真正的闷油瓶——他是最早知道我真正身世的人，却忍了足足十年没有开口。

描金的扇子横在胸前，他笑得一派风流：“你以为你义父留给你的那块玉牌是什么东西？”

义父留给我的玉牌，他只说过，再艰难都不能当了，后来我便交给了师父，再没有动过。

墨惟说：“当年延熙女帝，也就是你母亲，雕琢玉玺之时，从和氏璧上分出方寸大小，亲手刻成玉牌相赠岚君，许一生相守之诺。这玉牌，只要是见过玉玺的人，真正识玉的人，一眼便能看出来。天下间绝无第二块。”

于是，那一夜间，我这个无父无母的野孩子，突然被告知，你娘是女皇，你爹是凤君，你本来可以当皇帝的，不过有人把你偷走了，气死了你娘，你爹也出家了。你早没有死是人家失算，现在要来补上一刀了……

沉默片刻之后，我问他：“那当年抱走我的人，是谁？”

“是你义父。”墨惟敲着桌面说，“但指使他的人，却是皇后。这是皇后最大的失误，她不该找一个曾受过岚君恩惠的人，一个有良知的好人……”墨惟轻轻叹了口气，“我听你描述你义父时，心里便有数了。那个时代我虽未尝经历，但亦听过不少。宫里近身侍卫十三人，号称鹰组，皆是生死磨炼出来的高手。如今的皇后，当年虽然只是王妃，却有一个权倾朝野的父亲，暗中联合了大

批文臣武官，在延熙女帝怀孕待产期间，包围了她的势力。即使延熙女帝当年不是难产后体弱又气急攻心而死，宫变也是不可避免的。不要怪你义父，他没得选，如果他不这么抱走你，也会有其他人这么做，而别人会杀了你，只有他才能保全你。你义父身上的重伤，便是后来遭受鹰组围攻时落下的。”

我背靠着墙壁，听他说了许久，脑中渐渐清晰了起来，一幅幅画面晃过，好像亲眼看到了当年的景象。

呵……男女平等啊，所以在皇位的防备上，敌人多了一倍。母亲……母亲她是否想到过，对权力充满了欲望的，不是亲弟弟，而是弟妹……

我的皇叔和他的皇后，一个爱美人，一个爱江山，可惜两者都不是他们应该爱的。

“现在的局势是，帝后皆查明了你的身世，皇帝要废了太子，将皇位还给你，而皇后自然不肯。我们的陛下情太深，皇后又恋栈权位——凤囚皇，陛下病危，这帝都的天，要变了。”墨惟感慨万千。

“我师父怎么办？”我急问道。

“朝中早有清党和王党。清党自命清高，王党乃皇后死党，东篱游走两党之间，分寸倒是能把握好，但如今你的身世暴露，皇后自然把他打为你的‘李党’。”墨惟摇摇头，叹道，“所以我不喜欢政治，动不动分朋党，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后现在还不能动他，毕竟他民心威望都在，但也绝对不会放了他。小玉儿，我知你无心帝位，但总有人要拿你祭台，告诉我，你要怎么做？”他兴味盎然地看着我，就像是一个兴奋的看客，丝毫不能体会我的悲愤……

我冷笑一声：“我无兵无卒，孤身一人，拿什么和她斗？大不了一命换一命，让她放过我师父！”

墨惟不大乐意了：“傻丫头啊，你没有兵，不会找人借吗？你不想要这江山，想要的人可大把都是。”

我一挑眉，疑惑问道：“谁？”

“有一个人，韬光养晦了许多年……”墨惟握着折扇，轻轻地敲着下巴，眼中精光一闪，似是十分期待，“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我嗤笑道：“既然是韬光养晦，如何就被你知晓了？既然被你知晓了，那韬光养晦也不见得如何高明了。”

“此言差矣。”墨惟反驳道，“除了我，可没有第二个人看出来了。想我墨惟，往前推三百年，往后推三百年……”

我一把拍上他的嘴巴，把他那恶心的话堵在嗓子眼里。

“告诉我，是谁？”

他眨了眨眼，移开我的手，细长眸子一弯，笑眯眯道：“六皇子，刘澈。”

刘澈这个人，在我脑海中早已模糊了面孔，依稀记得是离我很近的一个少年，长得像他的皇帝父亲，俊秀无双，年纪小的时候总喜欢跟在我身边，在以为我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偷看我。作为一个不受宠的皇子，他在国子监地位很低，属于出气筒的典型，成绩也一般，不会垫底被点名批评，也不是被表扬的对象，夫子说起刘澈，总是“中规中矩，差强人意”八个字。

很难想象，他会是墨惟口中韬光养晦了五六年，唯一有能力颠覆皇后政权的皇子。

更没有想到的是，他除了是我的表弟，还是我的堂弟——墨惟说皇家的婚姻关系十分复杂，果然没有骗我。

皇帝病危，诸皇子蠢蠢欲动，六皇子刘澈没有人看好，在帝都阴云下，难得的一片安宁。

去之前，我问墨惟——你有把握他会帮我？

墨惟笑曰：“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帮你，但他会帮东篱，只要东篱愿意帮他。一旦他登上皇位，你也不会有事——他很清楚，单凭你一己之力，一个名号，根本不可能与他争夺帝位。”

于是，那一夜去见刘澈，我却不是为自己，而是作为师父的代言人。

月色清朗，弱冠少年秀雅出尘，焚香调素琴，一曲《春江花月夜》祥和得听不出一丝杀气，我以为，他会弹弹《十面埋伏》什么的……

最后一个音符颤悠悠地停在指尖，他仰头看向我藏身之处，微笑道：“你出来吧。”又低头叹道，“常听人言，知音至而弦断，为何我这弦却都安好？”

我噎了一下，从阴影中走出：“那是因为，我不通音律。”我这人，五音不全，荒腔走板，一会儿不靠谱，一会儿不着调。

这少年的眼睛稍显得圆润，细长眸子显心机深沉，圆眸润瞳则显天真无邪，他那双眼睛，看着便叫人心软，一身月白长衫衬着那姿容，谁能相信他手中养了三千死士——果然人不可貌相。

我在他对面盘腿坐下，他递了一盏茶过来，我接过了放在一边，听他温温润润地叫了我一声：“阿姐……”

看样子，他什么都明白了。

我自知是个对感情迟钝的人，但连墨惟都瞒过了，刘澈小儿功力颇深。

那时我只当他是客气，便也同他客气了一番。他叫我一声“阿姐”，我叫他一声“阿澈”。他听了好似很开心，眼睛弯了起来，晶亮晶亮的，看得我也忍不住咧嘴傻笑。

“那啥……”我挠挠头，“我的来意，你想必都明白了。”

“嗯。”他点点头，微笑，“没问题。”

“啊？”我怔了一下。

“我会救出沈东篱的，只要他站在我这边。”他低下头，拂了拂衣袖上不存在的尘埃，声音里颇有些委屈，“你知道，我身边的人太少了，王皇后的势力过于强大……”

这孩子，太能激发人的母性。我忍不住想伸手摸摸他的脑袋：“放心放心，这天下是姓刘的，让他们姓王的滚蛋去！”

他抬眼看我，眼里有玩味的笑意：“姓刘的？”

“嗯！”我肯定地点了点头，“是你们姓刘的，我不姓刘，我姓李。”

我表明立场，他眼中闪过异色，随后眼底笑意一点点漾开，这水波深处到底藏了些什么，却不是我能看懂的。

那时我心里便想：也是一个蓝颜祸水，披着羊皮的狼。

因为涉及朝廷斗争，我让唐思避嫌，以免让唐门殃及池鱼，他虽不悦，却也不能反驳，便在城外住了下来。乔羽对大内了如指掌，夜探深宫，便由我二人执行。

恍惚想起小时候与乔羽初遇那次，那时似乎看到皇后与某个将军深夜密谋，这些官员入夜不得进宫，更何况是和皇后窃窃私语，当初看着事不关己，现在想来暗骂自己糊涂。

和乔羽摸到了皇帝寝宫，乔羽放倒了外面的人，我走到皇叔床前，他像是感觉到什么似的睁开了眼，看着我，露出一个有些缥缈的微笑。他说：“皇姐，你来看我了，你不怨我了吗？”

我心想，他估计命不久矣了。

我跪在他床前，他努力地睁大了眼睛想看清我，颤抖地覆上我的右手。

“皇姐，你的孩子不是我抱走的，你相信我。”他吃力地说着。

我不忍心地点点头：“我相信你。”

他怔了一下，扯出一抹苦涩的笑容，像是欣喜，又像是悲伤。

“她回来了，我把你的江山，你的梦想都还给她，你说好吗……”

他一个年近不惑的男人，对我露出近乎依恋的神情，唉，这又何必呢……都是劫……

我说：“她不想要的，你还是收着吧……”

这龙椅太烫，我怕烧着屁股。

他还想说什么，但这时外面传来脚步声，我警觉地收回手，百忙之中不忘把昏倒在地两个宦官踢到角落里，然后躲到梁上。

宦官领着一中年太医进来，那太医走着走着，忽地脚下一顿，非常短的一个凝滞，但我察觉了，他的眼角向我的藏身处瞥来——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发现我？只是凑巧？

便在这时，那领头的宦官也觉得不对劲了，四下一扫，奇道：“那些小宫人都哪里去了？”

我心中一紧，握住了乔羽的手，宦官后退了一步，大叫道：“不对！来人啊！有刺客！”

我转头看乔羽，用口型问：“走，还是留？”

乔羽一皱眉，道：“走！”

话既出，两人同时飞跃出宫殿。前院里，弓箭手就位，长枪兵就位，刀兵就位！

以我们的轻功，这些人并不能伤到我们分毫，弓箭如雨而至，我右手支在屋檐上，长腿一扫挡掉一批，几个起落跳出射程范围——真正的对手来了！

蜀山见过一次的，这是第二回见了。

看着围上来的一群黑衣面瘫，乔羽的面色十分凝重，我闲闲拍了拍手，调笑道：“乔羽，你走了以后，暗门的女子得多寂寞啊，只剩下些歪瓜裂枣了。”

这时，一男子拨开众人上前，我注意到乔羽脸色一变，再转眼去打量来者，第一反应——宦官？

那人俊美得不像男人，阴柔太甚，五官显得极其妖媚，尤其是那眼角的纹路，简直勾魂摄魄。

“叛徒，杀无赦！”那人盯着乔羽，狠狠下令。

这声音一出，我便知道，他确实是宦官了。

可惜，可惜了……

乔羽的功夫比场上所有人都胜了不止一筹，不过双拳难敌四手，一时不败，但长久下去定然不是对手。这些人对我下手只是致残，对乔羽却是毫不留情的致命，我猛对乔羽使眼色，让他快走，他却对我视而不见，急得我满头大汗。

那一边，一名华丽装扮的女子匆匆而来——唉，我的皇婶哎，果然是气势凌人，让我恨不得在她脸上踩几脚！

皇后眼中闪过狠色：“李莹玉，你再不束手就擒，沈相就性命堪忧了！”

我向后退，对劈来的刀大喊一声：“别打了，我投降！”

乔羽啊……不要辜负了我的期望！

他挣扎地看我一眼，终于还是跳出战圈了。

皇后对他根本不关心，见我投降，她松了口气，立刻令左右之人将我拿下。那死人妖毫不留情地撬开我的嘴灌下黑色药粉——卸功散！也对，皇后怕我一身功夫。

死人妖七拐八绕地把我押到一个黑暗地宫，皇后娘娘屈尊前来审问犯人。

“把玉牌交出来！”她冷着脸说。

“什么玉牌？”我装傻。

“凤鸣九天！”她咬牙冷冷道，“交出来，我饶你一命！”

喊，当我白痴吗？要不是为了套那玉牌的下落，我早被喂砒霜而不是卸功散了。凤鸣九天玉牌，皇后凤印，和玉玺成双成对，也是权力的象征，少了那玉牌，她这皇后当得很不是滋味吧。

“我脑子不太好使，你让我见见我师父，说不定我就想起来了。”我笑嘻嘻道，“其实，我留着那玉牌也没什么用，你看我一没人、二没钱、三没野心、四没能力，我拿什么跟你争，你防着我做什么啊？等皇帝一归天，这天下还不是你说了算，你说是不是？”

她听了我的话，倒是脸色稍霁，又恢复了自信满满的神色：

“本宫给你一天时间好好想想，交出玉牌，你们师徒都可以活命。否则……”她意味深长地哼哼两声，是很没创意的威胁。

再怎样强大的对手，我都不曾害怕过，但想到即将见到师父，一颗心却颤了起来，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近乡情怯……

暗门的布局，在乔羽叛出后就改变了，这也是为何我要亲入虎穴，探明师父所在的原因。也或许是，我真的太想他了……

暗门的地牢自然不是风雅所在，顶上开了小小一扇天窗，月光吝啬地撒了一袖进来。

我摸索着前进，颤声呼唤：“师父……师父……”

“玉儿……”一只温暖的手握住了我，把我接到他怀里，与我这一刻尘埃落定。

他淡淡一笑，说：“玉儿，你回来了。”就好像我只是出门转了一圈，而不是离开了许多年。

我伏在他怀里，心口胀胀麻麻的，不知该说什么，总觉得这样抱着他，一瞬就是一世了。从墨惟口中，我才知道，自己当年的怯懦，给彼此造成了多大的缺憾。

有些话，现在说，会不会太迟？

我伏在师父怀里，他轻轻抚着我的长发，指尖的温暖让我心酸得想哭。

我想他是受了许多我不知道的苦楚，却总是隐忍着不让我知晓，把所有的苦难一人承担，便是伤得支离破碎，也要拼凑出最后的微笑与我。我的师父啊，是真正的君子，能在最污黑的泥淖中开出洁白的莲……

“师父，玉儿爱你。”那句话，终究是说出了口，许多年的逡巡，也画下了一个句点。可当时我仍幼稚，只傻傻地想要他一句肯定，因为那一句，无视了他多年的守候与等待。

而最后他吻了吻我的发心，说：“沈东篱十七岁那年遇见了你，之后十年，除了你再无一人伴我身边。玉儿，我喜欢过一个